

孤獨麥与震華

戰論義士爲新

序遠任郭 譯榮維

局書明黎

行爲主義的論戰

黃維榮譯

我記得有一次華震給我一封信，告訴我他到華盛頓和麥獨孤辯論心理學，當時我就回他一信，說他千不應該，萬不應該，和這位十九世紀的宗教的式的心理學者辯論。我以為以一位嚴格的實驗科學家未和一位像麥獨孤這般的靈魂的迷信者辯論，未免太沒有價值。所以在我許多的英文的著作上，我常聲明不屑與麥獨孤辯論。華震這回的動作似不值得。

現在兩人的辯論已印成專書了。黃君維榮把牠翻成中文。我把這小冊子仔細看一遍，覺得兩人都沒有內容。華震所講的都是十幾年前的舊調子，麥獨孤的話不但是很刻薄而且淺薄得可憐。我恐怕讀者誤認華震的話足以代表最近的行為心理學的內容，並且容易上了麥獨孤的似是而非的話的當，所以把他們兩人這次辯論的話略加批評。

先批評華震：

第一，如前面所講，震華近來所講的話都是他十幾年前講過的。他已經有十年不做心理學的工作，所以近來沒有甚麼新貢獻之可言。他最近的著作都是對一般民衆宣傳的作品，沒有甚麼新奇的東西。現在行爲心理學進步到甚麼境地，應在各種專門的心理學雜誌裏看出來，這本小冊裏面的話恐怕是代表歷史上的行爲心理學而不是代表一九二九年的行爲心理學呢！

第二，華震把 *Conditioned reflex or response* 說得太過分，同時又說得太不精細。關於這一點須有一篇很長的論文，才能解釋清楚，這裏我只要讀者牢記「*Conditioned reflex* 並不是行爲心理學者所信仰的惟一的「神」這句話。

第三，華震這幾年來有許多否認本能的著作，但都是不澈底，半吞半吐的話，其中許多的弊病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心理學中反對遺傳運動的結果」一文中（見

東方雜誌第二六卷第八期）說過了，此地也不再多講。

第四，華震雖然極力排斥舊心理學，可是對於「習慣」「常識與錯誤」，「學習」情緒」，和「人格」等等的舊觀念依然保留。他對於思想雖然有很好的解釋，可是對於意識的本身都沒有提及，反對者遂藉此擬攻擊行為心理學，以為行為心理學者不能解決意識的問題。這也不能不說是華震的短處。麥獨孤這次的辯論，反覆的以意識的問題相難。其實，除着華震外，K. S. Lashley 在 Psychological Review 1923 中已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從行為學的立場以解釋意識了。參考郭任遠著的「高中行為主義心理學講義，及行為學的學理的基礎」關於意識各章——（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五，華震一向對於人們批評他的話都不答辯，顯然有意規避。麥獨孤在他的辯論中，常提起這事。這實在是華震的錯誤，我們無論怎樣瞧不上麥獨孤，可是他責備華震，這一點是很對的。

總而言之，華震是一位行為學的先鋒者，他過去的貢獻當然是很不小。但是從現在的狀況講，華震已是過去的人物，他現在所享受的威名是歷史所賦予的，並不

是因爲他的眼前的工作。

現在讓我們看看麥孤獨如何批評華震及行爲心理學。

第一，我們要注意的是麥孤獨這次辯論的話全無內容，滿口都是刻薄的話，並沒有把華震或行爲心理學有何弱點實指出來。

第二，麥氏反覆伸辯，以爲行爲心理學和常識衝突，好像合於常識的才算是對的，不合於常識的便是錯誤的。真的，行爲學者有許多見解和現在流行的常識是不相容的。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常識」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常識」是不是永久不變的？是不是一種天經地義，科學家只可依照流行的常識說話而不能與常識相反？常識是一定靠得住的嗎？在哥倫布之前，一般流行的常識不是證地球是平的嗎？現在的常識怎樣講呢？在 Galileo 之前，常識不是說從空中墜下的物體的速度是和物體的重量爲正比例嗎？現在物理學的見解是怎樣呢？古代人民和現代未受教育的人民的常識不是說日月中有神爲之主宰嗎？現在天文學家怎樣講呢？在 Henry Cav

andish 之前，人們的常識不是說「水」是一種不可分化的原質嗎？但是現在化學上的常識是怎樣講呢？在達爾文之前，一般常識不相信生物是永久不變的嗎？但是現在生物學者又怎樣講呢？諸如此類實在舉不勝舉。總之，常識是隨科學的進步而變遷的。科學上的新見解往往與當時的常識相衝突，而結果常是科學戰勝常識，把舊常識打倒而代以科學的新見解為根據的新常識。行為學者對於現在一般人關於人類「心理」的見解認為根本錯誤，故不惜違反常識而加以新的說明，麥獨孤乃竟以「違反常識」為行為學者病，這未免太缺乏科學的常識了。科學的歷史明明昭示我們科學一方面的使命就是糾正常識的錯誤，麥氏還沒有讀過科學史嗎？

第三，麥氏以為行為學不能適用於現在的社會制度和各種社會科學，因為現在的社會上的法律，道德，宗教，教育，等等的制度以及其他一切人和人之間的互相關係都以感情，意志，等意識概念為基礎，行為學者現在要把一切關於意識的概念丟開，那末，社會上一切的制度和社會生活以及一切的社會科學不是要失掉根據了

嗎？這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曉得，現在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科學完全是建築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礎上，行爲學直接革心理學的命，間接就是革現在的社會制度教育和一切的社會科學的命。要是行爲學不能適用於現在的社會和社會科學，這是證明這些東西都要跟着心理學一道改造，並不是證明行爲學的缺點。真的，行爲學祇能適用於新社會，新生活，新道德，新文學，新藝術，和新的社會科學，却不是現在一般古式的社會和一般老朽的社會科學家所能接受的，以我看來，現在世界上各國的社會都是老朽的社會，各種流行的社會科學也都是老朽的東西，麥氏這次辯論的話簡直是爲一切「老朽的」作辯護吧！

第四，麥氏說行爲學者不應該丟棄內省法而不用。其實，行爲學者並沒有否認內省的事實，我們所反對的是用內省法來做研究科學的方法。反對的理由已詳見於「人類的行爲」第二章，及「一個心理學革命者的口供」一文中（見東方雜誌第二四卷第五期）中了，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第五，麥氏說行爲學者不理會關於意識各種觀念。其實，行爲學者並不是不理會，我們簡直是不承認有意識現象的存在。一般人所謂意識現象，行爲學者看來，都是行爲的事實。關於這一點，上面所引各種著作中都有詳細的解釋。

第六，麥氏以爲行爲學者否認目的論是不對的。其實，目的論是玄學家的迷信，科學是用不着這種東西的。關於行爲學者否認目的論的理由請參考「*The Fundamental Error of the Concept of Purpose and the Trial and Error Fallacy*, by Zing Yang Kuo, *Psychological Review*, 1928. (註)

綜合上面各點看來，麥獨孤祇把一副舊頭腦來批評行爲學，並沒有從自然科學的立場做一個公正的估量。行爲學是實驗的自然科學。麥氏是一位生機論者，他的立腳點就是否認科學的實驗，他以爲人類的行爲除着不可實驗，不能證明的「生機論」外，沒有旁的東西可以說明。行爲學者要用實驗的方法來解答「人生的迷」，麥獨孤要憑一枝筆和一個嘴來解決這些問題，兩者的立場根本不同，辯論也無從辯

起，我之所不屑與之辯者也就是因爲這個道理。至於兩方面誰是誰非，那便要看歷史上哲學和科學的鬥爭，結果是誰獲得最終的勝利。

（註）此文已譯載東方雜誌，第二五卷，二二號。題爲「目的論及試驗與錯誤說的謬誤。」

目錄

序

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新註釋

心理學的原理——行為主義的批評

跋

郭任遠

華震

麥獨孤

麥獨孤

華震底：

行爲主義——心理學底新註釋

Watson: Behaviorism--The Modern Note in Psychology.

導言 當我答應和麥獨孤教授辯論時，我以為我祇要把已達前線的行爲主義底運動簡簡單單地報告一下就夠了。若知道要採取現在這樣的形式，我恐要胆怯而不敢來了。麥獨孤教授素雄於辯才，而我又拙於言辭的，實在不是他底對敵。所以唯一的自衛法惟有不管一切的爭執而把行爲主義——心理學底新註釋——底梗概作一簡短的報告，藉以說明行爲主義何以能行而麥獨孤教授底內省心理學何以不行之故。

何謂行爲主義的心理學

心理學差不多和人類同樣地具有其悠久的歷史。聖

行爲主義

經上所載的蛇之誘惑夏娃是心理方法底最早的運用。但我要請諸君注意的是蛇之誘惑夏娃並不會叫她內省或叫她省察她心中的經過的是什麼。他祇以蘋果授給她，而她便咬而食之而已。在希臘的神話中我們也有類似的行爲心理學底好例：如於金蘋果上揭以「給最美者」的標語而拋擲諸婦女底羣中；再如歇把孟尼司 (Hippomenes) 與阿泰倫泰 (Atalanta) 競走，把金蘋果擲在她的中途，使她因拾起牠們而減少了她底競走底速率。

歷史上這種例是非常之多，都可以證明最早的心理學是專重行爲的——如果你把某種東西置在個人或羣衆之前，則此個人或羣衆必會有所動作，會做某種事情。行爲主義祇是回返到古代的常識。牠底關鍵是：若給與某個人以某一對象或情境，則此個人在與此對象或情境相遇時，將作某種事情。或則把這公式倒過來說：若見某個人在做某種事情，能夠預料出使他做這事情的是什麼一種對象或情境。

所以行爲主義的心理學是要努力去知道人類行爲底性質，如要使某個人向某一

方向進行，或做某件事情，則我應設置的是何種情境。或者：如見個人或羣衆在作某種動作時，便能因熟知行爲之故，而能料出致此動作的是什麼一種情境。

或者以爲這是不錯的，但也似乎祇是常識罷了。誰不承認這個公式呢？是的，這雖都是常識，而此心理學問題中行爲的公式却自一九一二年起，竟成爲爭論底焦點呢。欲知其故，我們須先察看麥獨孤教授所代表的那派守舊的心理學。而在了解這派心理學之先，我們更須一觀種種迷信的反應之產生及其所以成爲人性底一部分之理由。

內省心理學底宗教的背景 我們不知道超自然的觀念是怎樣起源的。大概是由於人類底好懶而來罷。原始社會中有一等人因爲不願意用他們底手去做工，出外打獵，做石斧，掘樹根，便成爲了行爲的心理學者——人性底觀察者。

他們看見折樹枝，打雷，及別的發聲的現象：都可以使原始的人無論老幼，陷入一種驚惶的情況中（即使他們停止了逐獸，而號哭藏匿等等）。而在此情況中去操

縱他們是極容易的。這些懶而精明的觀察者便想用些方法把人們陷入此驚惶的狀態中而操縱其行爲。南方(指美國)的黑保姆爲要管束她們底兒童，便對他們說，黑暗中不得，有人要捉住他們的。在打雷時又說，這裏有一種可怕的權力，惟有勉力做好孩子才能平安無事。巫者便從此盛行了。巫者底享用總是最好的。尤其好的是他可以不必工作。這種人即叫做巫者，預言者，詳夢者，或先知——亦即現今的所謂神。能使人們陷於此種情緒的情況中的技能增進了，巫者底組織成立了，我們便有了各種的宗教，教堂，廟宇，大禮拜堂等等，而主其事者必爲一個巫者。

我們試一觀察心理學底歷史，便知人們底行爲是很容易被恐懼的刺激所宰制的。任何宗教中若沒有了恐懼的元素，那個宗教便一年也不能延長的了。

在家庭的小羣中主要的巫者常卽是那位嚴父。在廣大的人羣中上帝或耶和華便替代了家庭中的嚴父的位置。所以就是現代的兒童開始就已在巫者——無論他底嚴父，村中的預言者，上帝或耶和華——底勢力中了。因爲他是生長在這種勢力之中

的，所以他從不會對於他們底命令或教條發生疑問，祇把牠們全盤地承受。他也決不會去違反牠們，因為他既無同志，亦無疑問牠們，證實牠們的機會。這就是迷信與宗教所以能支配人生的緣故，也即是現今的心理學所以能在各大學中流行的緣故。麥獨孤教授竭力主張「目的」底緣故一半也是爲此。

這種概念底一個例 這種概念底一個好例就是說每個人是都有一個靈魂的。人類心理學中從極早的時候起就已有這種的武斷。我們從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一個靈魂，從不會在試驗管中看見過牠，或者同牠發生過某種關係，也如我們和其他的日常經驗中東西一般。可是若去疑惑牠的存在那便要被人目爲異端，或竟至有殺身之禍。即在現在，如有一個學院中的人敢在各處學院中懷疑牠底存在，那便不啻將他底職業宣告死刑了。

中世紀的哲學不但承認靈魂這個概念，且復替牠下定義，也當牠是日常經驗中東西一般。結果，中世紀的哲學中我們便見有針端之上可立幾天使等問題底熱烈的

辯論了。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物質科學發達了，於是我們也從烏煙瘴氣的靈魂的雲霧裏得到了一些解放。人們可以想到天文學，天體及天體底運動，以及地心吸力等等問題，而把靈魂關開不管。雖然往昔的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他們早已把靈魂擯之於試驗管之外了。可是心理學與哲學，他們以爲是研究非物質的對象的，不得不仍其故步，因此而心靈與靈魂底概念便直延到十九世紀底末葉沒有什麼改變。一八六九年馮德（Wundt）在德國創立了一所心理實驗室，這乃是心理實驗室底鼻祖；當時馮德底學生們便自誇說，心理學終究成爲了一種不含靈魂的科學。可是自從馮德之後，五十年來，我們一直保守着這種樣的偽科學一些也沒有進步。因爲馮德和其學生所真正成就的實祇是把「意識」這個字來換去「靈魂」那個字罷了。

意識底問題

自從馮德那時候起，意識便成了心理學底總樞紐；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但是意識這東西我們從沒有看見過，觸到過，嗅過，嘗過，或動搖過。